

教育导报

Education Guide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教育导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2 邮发代号 61-141 2026年4月16日 星期四 今日4版 第35期 总第4170期

网络潮流中,为青少年校准价值坐标

价值偏差

被网络扭曲的成长坐标系

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不良内容,正从是非观、审美观、消费观、自我认知等多个维度冲击着孩子的价值判断,让孩子的成长坐标系出现偏差。

“孩子的是非边界正在被网络模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四川省“365成长守护热线”督导李蓉观察到:不少中小学生对网络歌曲、短视频里的擦边舞蹈、出格言行,却浑然不知不妥;还有学生用网络恶俗梗来“开玩笑”,全然不觉这是对他人歧视与冒犯。“孩子分不清善恶、美丑,不懂尊重边界,这是网络带来的隐蔽伤害,十分危险。”李蓉直言。

在审美层面,“网红文化”的单一导向,让部分孩子陷入误区。一名初三女生模仿短视频博主穿着暴露拍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上,面对老师的劝导,反而认为“这是自信展示美”;还有不少青少年盲目追捧网红的穿搭与妆容,把流量审美当成唯一标准。

青少年的消费观与成功观,也出现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南充市某小学校长注意到,一些高年级学生沉迷攀比游戏卡牌稀有度,为抽卡向家长索要大额零花钱,甚至出现同学间赊账、交易文具的行为;短视频中的炫富、拜金内容,让部分孩子将物质与排场等同于成功,轻视劳动与付出的价值。

值得警惕的是,网络内容让部分孩子出现成人化、早熟化倾向。一些孩子从网络上习得超出年龄认知的表达,可能并不理解其真实含义,便当作“时髦”跟风模仿。比如,一位小学老师听到孩子们在课间跑步游戏中调侃“谁跑最后,谁就是‘单身狗’”,这类表达折射出价值认知与年龄发展的严重错位。

最深远的伤害,是青少年自我认知的迷失。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金良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他指出,青春期本就是孩子探索“我是谁”的重要阶段,但算法推送的“完美网红生活”,让孩子把筛选后的虚拟瞬间当作现实,进而产生“别人轻松成功,我努力无用”的自我怀疑与价值焦虑。

隆昌市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主任郑琴不久前听到几名初二学生谈论网红博主:“不用上班、不用读书,到处吃喝玩就能赚钱,真羡慕!”营山县红光小学德育处主任王娟发现,个别学生常把“躺平”“摆烂”挂在嘴边,消极对待学习与成长。李蓉也发现,许多孩子做职业规划时,唯一目标就是“当网红”,期待“不用读书、不用劳动”就能快速获利。“长期沉浸在‘即时满足’的网络环境中,很容易让青少年形成逃避努力、追求捷径的心态,失去踏实成长的动力。”李蓉说。

深层逻辑

价值观在互动中形成,而非强制管控

面对种种侵蚀孩子价值观的现象,不少家长仍陷入误区:把注意力放在“管控手机”上,要么粗暴没收手机激化矛盾,要么只管控时长、不关注内容,却忽略了价值观引导才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价值观是无法靠强制灌输的,它是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王金良表示,青少年传唱低俗歌曲、跟风网络言行,看似是沉迷网络,本质上是他们与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传唱一首歌、使用同一个梗、模仿同一种行为,是典型的寻求同伴认同行为;孩子默认为网上流行的、同学都做的便是正确的,是在通过网络学习“社会规则”;模仿网红、跟风表态,也是在试探群体认同、寻找自我归属。

因此,引导青少年价值观的关键,不是切断与网络的互动,而是用高质量的现实互动,让孩子在真实、健康、正向的社会交往中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王金良说。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化并非只有浮躁与低俗。像“爱你老己”这类正向网络表达,倡导青少年接纳自我、关注内心、拒绝精神内耗,传递自尊、自爱的积极取向,正是健康价值观的年轻化表达。这也提醒我们,价值观教育不必与网络对立,而应学会辨别、借力与引导,让正向网络文化成为价值观培育的助力。

而所有有效引导的前提,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很多家长“一管就逆反”的无奈,李蓉指出,家长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跟子女要有好的关系,子女才可能敞开心扉交流。”

王金良也表示:“如果亲子关系是封闭的,那所有的‘为你好’在孩子那里都是耳旁风。只有孩子愿意主动分享网络上的所见所闻,教育引导才有入口,家长才有机会走进他们的世界,进行有温度的对话,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认知。”



“有种生物叫大叔,让你把持不住,买单样子很酷,让你羡慕让你吃醋……”近日,听到9岁的女儿在家里哼唱这样的歌词,家长张女士感到十分不适。女儿告诉张女士,这首歌在学校里很火,更让张女士感到深深的担忧,直言这类含低俗暗示的网络歌曲,是思想之“癌”。这一现象并非个例,已引发广大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关注与焦虑。

记者走访多地中小学发现,当下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核心矛盾,早已不是“手机管不管得住”,而是在算法驱动、流量至上的网络环境中,孩子的价值观频频“偏航”。本期,我们与教师、专家一起探讨,如何在数字时代为青少年守住成长底线、校准价值坐标。

本报记者 何元凯



家庭引领

放下“判官”姿态,做好“同行者”

“家长的角色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判官’,而应是理解陪伴的‘同行者’。”李蓉建议,发现孩子传唱低俗歌曲、使用恶俗梗、模仿网红言行时,家长不要急于给孩子“定罪”,可以放低身位,带着好奇去问孩子:“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内容?你是怎么理解的?”与孩子一起讨论本质,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比如,当孩子羡慕网红“轻松成功”时,不妨和孩子一起理性辨析:多少网红能真正火起来?背后需要多少团队和资源?当网红真的不用学习吗?那些“一夜爆红”的人,大多数后来怎样了?亲子间公开、平等的讨论,远比一句“这不对”有效。

帮孩子拓宽认知边界、提升辨别能力,是提升价值观免疫力的根本。王金良表示,孩子之所以会被短视频里的低俗内容、扭曲审美、功利成功学轻易影响,往往不是因为“不懂事”,而是见过的真善美不多、真实社会互动不够充分。“越是视野窄、阅历浅,越容易把网络上的片面内容当成全部现实;越是缺乏高质量现实体验,越容易在虚拟跟风里寻找存在感与归属感。”

“为什么有些地方有快餐文化?因为那些地方美食太少。”李蓉的观点与王金良不谋而合。她表示,价值观引领的重要一环,是主动带孩子“开眼界”——多带孩子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多和孩子一起参与户外活动与社会实践,用经典阅读、传统文化、真实交往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当孩子见过更广阔的世界、体会过更深刻的美好,具备了判断力与免疫力,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守住正向价值观。

家校协同

从“被动防堵”到“主动培育”

家庭是价值观培育的起点,学校则是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近年来,许多学校除了在手机管控上着力,更将预防不良价值观侵袭、培育正向价值观作为重点,用健康的校园互动替代低质量的网络互动,帮助青少年建立强大的“价值免疫力”。

针对网络低俗内容,一些学校以主题班会为载体,开展价值观思辨:隆昌市第二初级中学开展网络文明班会,组织学生讨论低俗歌曲、擦边舞蹈、网络暴力、校园霸凌等议题,让学生在讨论中自主辨析、相互启发;营山县红光小学开展“网络热词辨析”活动,拆解“躺平”“摆烂”及网络恶俗梗的危害,帮学生纠正认知偏差。

“青少年的‘话语圈子’传播极快,老师、家长发现苗头后,必须及时公开讨论,快速纠偏。”李蓉特别提醒。

“学校应加强美育、心理健康与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多元美、内涵美,树立正确审美观与成才观,不被单一‘网红文化’绑架。”王金良建议,学校教育要着力满足孩子的三大核心心理需求:能力感、归属感、自主性,让孩子在校园生活中被认可、被接纳、有价值感,才不会在网络中盲目模仿、迷失自我。

同时,家校协同是培育青少年正向网络价值观的关键。学校应通过家长沙龙、家长学校等形式,把科学的引导方法系统传递给家长,统一家校育人理念:不拼“谁管得严”,不比“谁更会陪伴、更会对话、更会引领”,让家庭与学校在价值观培育上同频共振。

“社交媒体本身没有善恶,真正影响青少年成长方向的,是他们在何种质量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价值观。”王金良表示,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是一个长期过程,急不得、压不成、灌不进。这场关于成长的“拔河赛”,赢的关键从来不在于“管住一方屏幕”,而是家校协同,把价值引领融入每一次真实互动。

李蓉也表示,价值观教育是陪伴、讨论、引领,不是控制、灌输、惩罚。唯有家长放下手机、走近孩子、平等对话,学校跳出管控、聚焦引领、强化思辨,做好价值观的“引路人”;家校同心,在互动中培育、在陪伴中引领、在讨论中定型,才能真正让青少年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守住底线、明辨是非,成长为内心有光、行为有度、价值观端正的新时代青少年。

五日谈

教育不是「列反例」,「公开示众」不可取

近日,一则“批评学生乱丢垃圾”的校园新闻引发热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某中学,一名初中生因在校内乱丢垃圾,在全校集会上被公开批评。台上大屏同步播放该生乱丢垃圾时的监控录像,台下数千名师生共同观看“犯错第一现场”。

“随手乱丢垃圾”反映出学生公共卫生与保护环境意识的不足,学校对其进行教育本是应有之义,但以“公开示众”的方式将之列为反面典型,有小错重罚之嫌。相关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后,迅速引发舆论,反对者众多。

次日,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涉事学生除了乱扔垃圾,并无其他重大过错。校方也承认其做法“矫枉过正”,已于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并承诺从保护学生身心健康的角度持续关注此事。

在关于该事件的后续讨论中,有人认为,初中生自我意识强、自尊心格外敏感,当众羞辱造成的心理创伤,远非一句道歉可以抵消;也有人认为,在公共场所犯的错就应该在公开场合被批评,这样才能让学生“长记性”,学会为不文明行为负责。

文明教育、公德意识的树立需要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用“示众”的方式教育,被学生记住的是羞愧与恐惧,“保护环境”的意识反而成了“副产品”。用播放监控视频的方式“全校公审”一个孩子,或许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但也可能让这个学生沦为同伴笑柄。

批评教育并非“越狠越好”,简单粗暴地靠恐惧或羞辱建立“秩序”,反而背离了教育的初衷。面对一个乱丢垃圾的孩子,我们真正要教给他的,是“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行为自觉,以及犯错后的自我反思和纠错能力。

教育不是驯化与服从,平等与尊重的内核无论何时都不能缺席。用高压震慑作为惩戒手段见效虽快,却是一种对教育的异化。好的教育是“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不是“用一种不文明惩罚另一种不文明”。

就该事件而言,温和而有效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可以采取谈心谈话、口头批评、打扫校园卫生等教育方式。而涉事学校跳过这些选项,选择了“公开示众”的方式,折射出教育方法不足、惩戒机制不健全、教育理念简单化等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学校惩戒失当,不等于要求学生从小学会保护环境、爱护公共卫生是“上纲上线”。这恰恰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应投入更多关注的部分。不少家长将文明教育、规则教育的责任完全交给学校,忽略了家庭是价值观塑造的“第一课堂”,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示范格外重要。若孩子在家中没有养成“垃圾入篓”的习惯,在学校、其他公共场合自然难有卫生意识。当成年人对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才会觉得这是人人都会犯的、微不足道的“小错”。真正的文明教育,每个成年人都应以身作则,而非用惩罚某一个孩子的方式来警示众人。

马晓冰

家教周刊

